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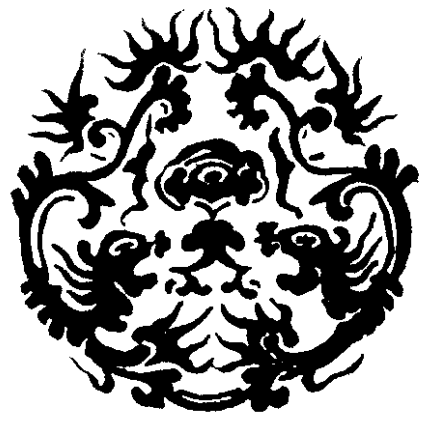
11.06

绍兴文史资料

第三辑

87

浙江人民出版社



绍兴文史资料

第三辑

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绍兴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浙江省绍兴市委委员会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虞印刷厂印刷

绍兴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375 插页1 字数113,000 印数3,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3—00141—8/K·30

统一书号：11103·224 定价：1.05元

目 录

秋瑾遗事·····	秋 高遗作 (1)
秋瑾和她的嫂嫂张淳芝·····	秋仲英 (21)
秋瑾与李钟岳·····	秋仲英 (30)
秋女侠临危救我家·····	陶永铭 (34)
陶成章的名号、学问和世系·····	钱茂竹 (35)
蔡元培遗札八件·····	鲁迅纪念馆 裘士雄 (42)
孙中山先生来绍事迹·····	陈于德 (45)
古越藏书楼创办人徐树兰先生·····	徐明浩 (48)
光复会会员沈复生事略及其遗诗·····	朱仲华 陈于德 (60)
我的自传·····	陶冶公遗作 (74)
先父朱庆澜先生二三事·····	朱德君 (89)
我记忆中的绍兴县长汤日新·····	陈余得 (96)
孙伏园先生轶闻·····	堵述初 (100)
乡村教育家阮廷藩先生·····	阮先羽 (106)
徐康生先生事略·····	张润民 (110)

二十六军解除孙传芳卫队旅武装经过·····	樊元武 (116)
绍兴城墙拆除始末·····	谢 海 (120)
抗战时期绍兴的义勇警察·····	陈哲如 (122)
成章小学简史·····	陶永铭 (127)
平阳寺“三宝”·····	朱承洵 (130)
记绍兴钱庄业最繁荣时期的面貌·····	裘振康 (131)
绍兴阮社章东明酒坊·····	章其敏 (141)
绍兴姚永春灯彩店·····	谢涌涛 (146)
民国时期绍兴的戏院·····	陈济璨 (153)
“闻香下马”	
——绍兴酒店的传统风貌·····	陈济璨 (163)

秋瑾遗事

秋高遗作

和畅堂革命活动纪实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二月，秋瑾回到绍兴老家，她着紫色白条子棉织品的衣服，宽襟大袖，头上盘发，向家人问候了一番，抚着她小弟弟秋宗章的头顶说：“几年不见，你长大成这样子了，还认得我阿姊吗？”她弟弟只是牵着她的衣角，一味憨笑。她对弟弟说：“快上学去吧，晚上回家来，我有好东西送给你吃。”这一幕是我叔父秋宗章在世时，每于灯下闲谈时，常常引为缅怀的谈话内容。

她回到绍兴以后，做了一件月白色的竹布衫，改梳了一支辫子，着了一双皮鞋，这样的装束，基本上一直到就义为止，很少改变。改装后的第一天，就到越中蒋子良照相馆，摄了一张小影，英气流露，神情毕肖（现存绍兴文物管理部门）。家居没有几天，就应吴兴浔溪女学之聘去当教员，这时和徐寄尘订了文字交，最为莫逆。暑假时辞了职。

秋瑾对于身处困境的人，往往热心援助。有个湖南女子蔡竞，和她同是留学日本青山实践女学校的学生，因没有学费辍学了，且无家可归。秋瑾很同情她，就把她带回祖国，并居住在绍兴家里。在浔溪的时候，又有一个孤苦学生吴珉，她也把她带回绍兴和她一起生活。吴珉现住上海，任上

海市文史馆员，并易名为吴惠秋，以示不忘秋瑾的意思。

秋瑾离开浔溪女学后不久，即去上海创办《女报》并制造炸弹，因炸弹爆炸案虽被巧妙掩饰，但已不能再在上海存身，就再度回绍，同时放弃专事宣传工作，而从事实际武装斗争，在大通学堂进行武装革命活动的准备工作。我家故居和畅堂原是明朝一个姓朱的大学士的别墅，僻处在绍兴城的南端，是行人稀少的地方。西首客厅同里面的内房是隔绝的，因此，光复会的同志们在这里集会的日子比较多。他们来时，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有的用脚划船到大门外登岸。门外还常常拴满了马匹，邻居司空见惯了，不以为怪。自清晨到晚上，去的去，来的来，当时别人也不晓得做些什么。那时我们家里有位帮工，因他手有骍指，就以“阿六”称呼他，年纪大约五十几岁，客到以后，一切倒茶、斟酒，都由他来做。当时，屋里如果正在商量问题，见了阿六进去，切切私语会一齐停止，使他始终听不到一句话。有些同志，在很快的写着文件，一见阿六在旁，立刻把纸掩上，惧为所见。有一天，阿六看到客人在各拈纸阄，他的好奇心动了，想知道他们的究竟，被秋瑾看见了，挥手令出。这样一来，越发引起他的怀疑，所以常常和家里的女佣们谈论这些事。后来，丁未六月事变，阿六方始了解，这区区的斗室里面的所议所为，是他以往所想像不到的。

徐锡麟是绍兴东浦人，在东浦办了一所热诚学校。东浦距绍兴西郭门约十里之遥，热诚学校又是当时安徽与浙江进行联系的革命通讯机关，因此，秋瑾经常要到东浦去开会和联系。绍兴到东浦，过去走的是水路，给她划船的是绍兴南门头鲍家桥头的沈小毛。据他说：“秋先生到东浦去的时候

间，总在下午一时左右，大约傍晚就回大通。当我的小船驶出东浦市街到了大树港，船上的小风炉和油纸糊的半月形小扇子就活动起来了，我烫热了东浦老酒，拿出东浦豆腐干和花生，便一块儿喝着，谈着。”这时，沈小毛驾着小船缓缓地行进着，好奇地问秋瑾为什么好端端的少奶奶、小姐不要做，却要风里来、雨里去的走东闯西。这时秋瑾就以通俗的语言，向他讲述革命的道理。沈小毛对于秋瑾的为人十分敬佩，秋瑾死难以后，他十分缅怀她的品德，追念她对他的开导，即使晚年老态龙钟，也常由城里到我们乡下家里来（因以后我们不再住在和畅堂旧居而住在漓渚了）。我们总是招待他喝点酒，酒后谈谈家常，他总是自然的流露出无限的感慨而叹息不止。

大通学堂的工友，绍兴人阿金、嵊县人阿富、台州人莫敢（佚其姓）对秋瑾都十分忠实。阿金也会划船，秋瑾从大通回家时，有时骑马，有时坐船。坐船的时候都由沈小毛和阿金轮流执桨。自从丁未之变，这两人都乘间逃脱，不知去向。宣统二年秋间，他们忽然同到我家里来探访，提到过去的事情，很有无穷的感慨。可见他们一直不忘旧时情谊，而自命为知识界的亲朋，非但没有像这些劳动工友的义气，秋案一出，个个断绝来往不说，甚至侮辱她为女匪的不乏其人。像秋瑾的嫂嫂张顺的妹子（嫁绍兴东郭门头的鲍姓），写给她姊姊张顺的一封信中说：“现在你们已经是女匪的家族了，从此以后断绝来往，不要通信。”种种表现实在令人气愤。这样的痛苦和刺激一直受到清朝灭亡为止才告结束。

故居和畅堂东隅有一角小楼，扶梯下面光线黝黑，霉气很重，秋瑾的秘密文件就藏在这个地方。安徽徐锡麟事败的

噩耗，传到绍兴，刚是五月底边，当时秋瑾冒着雨回家，匆匆的走到卧室里。这时浔溪女学生吴惠秋也住在和畅堂，她俩耳语很久，状态很是局促。秋瑾和吴惠秋就关起房门，将楼梯下所有文件挪到后园烧了，虽然焦气触鼻，但也没有人敢问她。等到六月初六的早上，她已被难，十时左右，山阴县知县李钟岳率领了隶役来搜查住宅的时候，别的屋都搜遍了，独这间屋里没有进去。她事先把重要证据、文件都烧了，本来也没有顾虑了，然而所不解的是，军制、军规何以会到贵福的手里去？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绍兴有这样的传说：贵福对大通学堂起初没有注意，等到安徽事变，清廷的官吏人人自危，徐锡麟又是大通创办人，贵福不能无怀疑，但没有证据，所以迟迟没有发动。这时，绍兴府监狱里羁押着的囚犯中有一个大强盗，武技很好，一丈多高的墙垣，跳跃如平地一样，犯案不知多少，捉住后定为死刑。一天夜里，贵福忽召他进入密室，亲自去掉他的脚镣、手铐，并且对他好言相慰，继而提出条件，保证不杀他，叫他到大通学堂侦探动静。强盗答应了，就孑身到了大通，一跃而上了屋栋，把屋瓦去掉几片，往下窥看。这样经过几次，居然把秘密文件的一部分偷到手，来献给贵福，因此才有六月初六日的事变。绍兴府存档的光复军军制、军规就成了铁证。

徐锡麟在安徽起义，预约浙江响应，由周亚卫和邵杰换了僧服，走遍温州、处州等地几百里进行联络。叶颂清也渡江到了大通学堂，率领敢死士到杭准备起义。结果安徽的事件失败了，金华的一支军队又泄漏了秘密，秋瑾被捕前，俞炜把敢死队同志遣散，预备另图起义。大通的枪械分别投沉在河底里，檄文、花名册都焚毁了。秋瑾的诗稿、杂文数十首

也匆匆付之一炬，没有检出。

秋瑾平时备有倭刀一柄、勃朗宁手枪一支，晚上就寝放在枕畔，白天随身佩带，从来没有放在家里；还有莲蓬式手枪两支、子弹几百发，藏在她卧室衣橱里边；又有文书箱及留日时所寄家书，都贮在一藤筐内，搁置后园垂圯的侧楼上，在搜查时居然没有被抄去，否则贵福益发振振有词了。当李钟岳率清军搜查后，抄不出实据，我家以为事态可以缓和下去了。不料二次搜查的谣言又起来了，预为防范计，就将莲蓬式手枪埋在后园，上植蔬菜，使它没有一点痕迹为止，其余的函札文件，当夜把它烧了，这件事搞了几夜才算完毕，所以秋瑾的稿件极少留存下来，其中最可惜的是她所撰的《精卫石》弹词手稿四本中第三本，被错烧了进去。弹词《精卫石》原来准备在《中国女报》逐期刊布，但该报仅出刊两期，因经费支绌而停顿，稿件因此不用。现在，当仍有三本留存世上。同时，当丁未大通事变时，家属被迫走避山乡，这些烧文件、电码和埋葬枪枝等，全由吴惠秋一手经办。

绍兴大通体育师范学堂没有固定基金，清廷的补助费也很有限，左支右绌，竭蹶得要命。徐锡麟到安徽去后，秋瑾独负重担，经常要自己设法张罗校里的经费。然而内部的团结都很坚强，因为教职员大半是光复会同志，人人刻苦耐劳，共同维持局面，他们每月只支极少数的生活费，有时一钱莫名，没有报酬，还是照常的工作。迨光复军组织成立，筹饷购械，经济既没有来源，愈加困难之极。秋瑾起初向友人借贷，继而典质自己的衣饰等物，最后竟把秋氏世传的《又补斋图志》向她的嫂嫂张顺要出来，去抵押银元四十元（后来由张顺备款赎回）。但久而久之，山穷水尽，纵然同

志们愿意和困难环境作斗争，但是枵腹从公，不是一个办法。秋瑾只能到湖南王家去设法。她和竺醇仙（绍康）等带了校工阿金、阿富专程到了湖南湘潭，其余同志住宿在船上，她单独走进王宅。这时，她的丈夫王子芳在北京做官还没有回来，只有势利的婆婆在家。开始时，她婆婆对媳妇的到来很是奇怪，想到一个弱女子，穷途归家，也是事理之常，由怀疑而变为慰劳备至。她婆婆是希望从此可以使儿子、媳妇破镜重圆。通过交谈以后，了解了她的近状和要求，竟马上给了她几千元钱，叫她去还债务。秋瑾收受了这笔钱后，即准备伺机脱身。但婆婆监督得很严，行动不能自主。过了几日，左邻的庙里演戏，她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要求去看戏，并且还要家里人陪同她去看，以蒙混婆婆。戏演到一半的当口，伺机伪装到厕所去换衣服，便一溜烟地跑了。到了码头上，会合了诸同志，立刻启碇扬帆离开了湘潭，等王氏觉察派人追赶，已经来不及了。这件事微嫌机诈，似乎不是秋瑾所愿意做的事情，然而她为的是要革命，为的是要维持整个大通学堂的危局，故不屑为而为之。不过这也并非不义之财，这样做法，可算是苦心孤诣之至的了。

与吴芝瑛、徐寄尘的革命友谊

安徽桐城吴芝瑛，是吴挚雨（汝纶）先生犹女，廉惠卿（廉泉）之妻。惠卿官户部郎中，同居北京。芝瑛幼承家学，尤精八法。邂逅论交，独佩服秋瑾，结了金兰之契。芝瑛的年纪比秋瑾长，秋瑾呼她为姊姊。她俩感情很好，住处又近，几乎没有一天不做诗，可惜随手散佚，她们的稿子已

经不可得见了。

秋瑾的思想变迁很快，首创男女平权之说。她常常与吴芝瑛说，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可事事仰给男子。今日志士倡言革命，我的意见革命应当从家庭里面开始。吴芝瑛对她的说法很是同情，但感到她的论调太露锋芒。当时顽固的腐儒们，听到秋瑾骇世惊俗的论说，没有一个不掩耳逃避。因此，吴芝瑛时时告诫秋瑾要慎言，秋瑾回答说：“我所持的宗旨是如此，将来女学大兴，几十年以后的中国，肯定能够达到我所要求的目的，但是没有我们开头来提倡它，何时才能实现呢？”

嗣后，秋瑾决心东渡留日，遭到她丈夫王子芳的竭力反对，当然不肯给她路费和学费。她就脱簪珥，变卖饰物，谋得了所需费用。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秋间，吴芝瑛等在北京城南陶然亭为她送行，秋瑾就于这时东渡赴日本去求学了。丙午（一九〇六年）春，她被迫回国，途径上海，首先去看吴芝瑛，并告诉她留学的艰苦状况，同时出示她新得的倭刀说：“我是一个弱女子，只身走万里去求学业，往返好几次，搭船只是三等舱，和苦力等杂处，长途触暑，一病几乎死去，所赖就是这把刀。”一忽儿大家入席喝酒，酒罢，拔刀起舞，还唱了几支歌，吴芝瑛的女儿用风琴来和她的歌声，歌时十分悲壮动人。到了第二天，秋瑾就别去了，想不到这次分别竟是永诀，从此以后，她俩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秋瑾殉难以后，贵福去官，吴芝瑛打算为她埋骨西泠，与徐寄尘冒了风雪渡江来绍兴，迁了她棺木到杭州去，可见她们感情的深厚。待西泠桥畔墓成，寄尘女士撰表，芝瑛书丹勒石（就是后来树立在杭州秋祠右壁的那一块）。但吴芝瑛

所撰《纪秋女侠遗事》暨《鉴湖女侠墓表》二文，与当时情事颇有不符，因处于清廷淫威之下，语多讳忌，所以故意歪曲的。戊申（一九〇八）之冬，清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的事件发作，连累了吴、徐，祸几不测。秋瑾的哥哥秋莱子痛愤已极，被迫由北京南下，重把她的棺木挪回到绍兴，殡葬在严家潭殡舍里。吴芝瑛为秋瑾的事虽然受到了牵连，可是因为她们友谊的深厚，丝毫没有产生动摇和半句怨语。吴生前首先给秋作传和写墓志铭，旬日后又记其遗事，且谓“罪人不孥，古有明训。吾与女士有一日之雅，又能道其平生，愿以身家性命保秋氏家族，勿再罗织成此莫须有之狱，诬以种种之罪状，使死者为之不安……”。吴芝瑛的人格和她大胆的作为是永远不朽的，是我们所值得敬仰的。

崇德石门徐寄尘，号自华。她同秋瑾最先在浔溪女学同事。秋瑾在浔溪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很快就布下了革命的火种，使得这位浔溪女学校长徐寄尘和妹妹徐小淑、女学生吴珉接受了秋瑾的宣传、启发和鼓舞。徐寄尘和徐小淑是当地的旧式妇女，自从接受了秋瑾的熏陶以后，思想认识和觉悟产生了极大的转变。秋瑾在石门，也常和徐氏姊妹共作诗文，情同骨肉。那时徐寄尘已是一个寡妇，母家和婆家都很顽固，看她跟着女革命党人秋瑾搞在一起，当然要加以干涉、压迫，不准追求自由。可是，徐寄尘在秋瑾革命思想的热情熏陶下，克服了种种困难，最后，宁愿与婆家脱离关系，毅然加入了同盟会，并在上海为革命工作秘密活动。

秋瑾离开浔溪后，带着学生吴珉回到绍兴，继而一起在大通学堂参加革命活动。同时也始终没有中断和徐寄尘的联系。一九〇七年，秋瑾、徐锡麟计划起义，徐寄尘不但把私

蓄而且变卖服饰，将所得全部送给秋瑾，作为帮助光复军起义时的军费，使秋瑾十分感动，就脱下臂上的一付双龙翡翠手镯作为永久的留念。因为秋瑾估计到革命不会一帆风顺，这一次起义一旦失败，性命可能不保，徐寄尘也想到这种危险，便约好如果起义失败，秋瑾一旦牺牲时，就由徐寄尘把她安葬在杭州西泠桥畔，两人握手相对，流了一场泪，她们这一次分别也可以说是最后一次诀别。以后我们看到徐寄尘所作的《还钏记》说：“丁未夏至，予方居父忧，在语溪亲舍，忽璇卿自杭州来云：‘将返越举义矣，顾恂恂，将奈何？’予虽心以为危，然义不能阻其行，乃悉倾篋中物纳之曰：‘持以赠卿可乎？’君辄然曰：‘感姊厚贻，定以为报。’遽脱双翠钏示予曰：‘事之成败未可知，此区区物界阿姊纪念何如？’予为之悚然，顾弗得却，因相与涕泣，以埋骨西泠旧约相属而别。迨今思之，恍若前日事，而璇卿殉国，倏已二十周年矣，悲夫！戊申以还，予既屡为营墓，建祠湖上，又与秋社同志创设竞雄女校于沪，以资纪念。昆勉劬瘁，凡十六年。而璇卿之女公子灿芝，学日有成，英英露爽，不啻秋侠当年，爰悉以女校事务相诿，并举钏而授之曰：‘此汝母物，亦汝王氏聘礼中物也。而予为之外府，日月已迈，今老且病，不完璧归赵，将欲奚为？子其宝之，见钏犹见汝母也。’灿芝曰：‘诺。’因书以为《返钏记》。中华民国十六年丁卯季夏，崇德徐自华忼慧书。”徐寄尘为了给秋瑾造墓也和吴芝瑛一样受了连累。秋瑾墓第一次落成，墓碑由徐寄尘撰，吴芝瑛写，名金石家胡菊龄刻。这作品当时称为“三杰”。后来，秋瑾的棺木又被清廷迫而迁出，送回绍兴。又辗转送到湖南湘潭王宅，王宅拒绝收埋，秋莱子

将计就计的为她盖了一茅亭，在那里一直停了好几年。

辛亥革命底定武昌，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要求在杭州西湖重建秋瑾于西泠桥畔，当时在徐寄尘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还组织了“秋社”，由她私人出资，并得吴芝瑛的部分补助和其他同志的捐献，在原来那一块墓地上修盖了一座风雨亭，并在“秋社”后面造了一些楼房（现为西湖小学校址）。而秋瑾棺木则另选西泠桥畔新墓地下葬。陵墓工程图样十分壮观，墓顶塑立铜像，墓前安放由地下掘出来的“三杰”墓表。但这时忽然来了一个风波。北京来了一个新政府的要人，对浙江省都督朱瑞表示，他认为秋瑾一个女革命烈士，决不能与岳王坟并列，于是由他和朱瑞决定，把坟顶铜像取消，墓身再改低五尺，墓身正中不用“三杰”墓表。凭北京来的大官一句话，朱瑞独断专行改变了原议，因此，以后就看不到富有深刻意义和艺术性的“三杰”墓表了。

徐寄尘送秋瑾至沪，在将赴扬州时，填《金缕曲》二阙，词云：

送子春申去，好无聊做愁天气，风风雨雨，萍梗江湖成浪迹，十事九同意忤，谁解得用心良苦，仆仆尘劳嗟不已，问今宵别后何时聚？君去也，留难住。临歧记取叮咛语，慎风霜客中珍重，勤传鱼素，闻说扬州烟景好，载酒虹桥秋暮，有几许豪游佳句，劳我蒹葭秋水感，望伊人不见知何处？空望断，江南路。

又听阳关唱，惹人愁乱峰翠减，绿波平涨，一月西湖忙里过，草草俊游未畅，真悔煞诗怀闲放，蓦地飞书君忽去，趁豪情湖海斯行壮，乘风便，破惊浪。平分一颗珠擎掌，两相宜慰君内顾，减依凄怆，展志南国从此始，仙境罗浮应

访，料胜似亭亭之上，瘴雨蛮烟须着意，盼残冬风雪归无恙，好珍重，休惆怅。

被害以后的家庭遭遇

②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三日，阴雨还没有晴。这天，我们家私奠，秋瑾也来参加。午饭后和平常一样，大家围坐着闲谈家常。一忽儿，我父亲秋莱子把他的弟弟秋宗章叫来，对他说：“少停一刻，我要往城外峡山村张家去（张家是我母亲张顺的娘家），你只说乡里赛会，也要一同去看，你要求得恳切，要逼真，免给人家注意。”这使我叔父宗章觉得很奇怪，因他哥哥这样嘱咐，就照着他说的做了。当时，秋瑾在旁也说了几句好话：“反正弟弟放暑假了，童年好嬉，你们不要让他扫兴，可以同去一游。”但是想不到这一天就是秋瑾和家里永别的一天。当他们乘坐小船离开和畅堂后，风雨没有停止，我父亲和叔父在船里相对默默，欸乃的橹声像助人叹息一样，预感有什么大祸将要降临。

峡山村离绍兴城二十里地，我和母亲张顺及两个哥哥已先期到达，父亲和叔父在傍晚时分才到。我们看见他们到来很是奇怪。只见父亲和母亲轻轻耳语一番后，大家就不再言语了。第二天，我们托了一个姓何的人进城打听消息，待他黄昏归来，方始知道发生了大通事变，姑母秋瑾已被逮入狱，同时有搜捕家属的趋势。至此大家又惊慌又悲痛，同时感到住在别人家里也很不安全，就于当天晚上另迁别处。

距离峡山村八里的漓渚镇，是绍兴和诸暨两县往来的孔道，人烟稠密，市面也很繁盛。离镇三里路有一个宝寿寺，

位在林莽之中，自镇里遥望，四面有山屏蔽着，峰回路转，才可以看到寺门。我们感到满眼荆棘，没地容身，想这宝寿寺或可稍息。通过我外婆的介绍，六月初四晚九时雇了一只脚划小船，离开峡山村，同往漓渚镇。一叶扁舟，一共载了七个人，经过一小时到埠，适遇滂沱大雨，大家又都没有带雨具，除我和母亲坐轿外，别人都昏夜冒雨步行，又不敢携带灯笼，暗中摸索，经过泥泞滑溜的田塍，大家不知摔了多少跤，衣服鞋袜湿尽自不必说，过了很久才算到达目的地，叫开了寺门，和尚迫于张家面子，勉强容纳。进去后，大家噤不作声，好像等待处决的囚犯一样。

六月初六日傍午，城里差人来寺，密报姑母秋瑾就义的音信，我们兄弟姊妹和叔叔等还不了解个中情况。过了一忽儿看到父母都哭，才知道发生了惨祸，于是大家一齐哭起来了。可是又顾虑到这哭声被外面听到，是于我们不利的，所以不久又只能作呜咽的小泣。但是已经给当家和尚听到了，马上叫他的徒弟来说：“现在寺里有客，看他们的形迹，可能是官吏的差役，请你们注意。”我父亲害怕起来，就不许我们再啼哭。

其实这寺平时游人很多，这日适逢其会，才有这自扰，根本没有什么差役。但是当家和尚终以寺近街市作藉口，怕连累了他，愿意另给我们介绍，迁避到平水镇的广孝寺去。这次到平水广孝寺去的只有五人，我的两个哥哥到诸暨别的地方避难去了，所以没有同走。平水距漓渚有七十里之遥，船行很慢，又因为船是夜间走的，夏夜虽短，蚊子特别多，一路上精神、肉体备受痛苦，颠沛流离的状况很难言表。第二天天亮到达平水镇，舍舟而陆，又要步行几十里山路才可